

老铺底子

LAOPU DIZI



刘一达

京味儿系列

刘一达 著

北京出版社



刘一达 京味儿系列

老铺底子



北京出版社
刘一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铺底子 / 刘一达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3

(刘一达京味儿系列)

ISBN 7-200-05159-4

I. 老... II. 刘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3708 号

刘一达京味儿系列

老铺底子

LAOPU DIZI

刘一达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 16 开本 17 印张 21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200-05159-4

I · 815 定价: 27.00 元



自序

好茶不怕细品



老话说，好茶不怕细品，意思是好茶就得细品，不细品就不知道这是好茶。

中国人对饮酒喝茶是非常讲究的。喝酒，有酒律、酒语、酒筹、酒令等；喝茶，有茶艺、茶道、茶令等。古人把喝酒喝茶叫吟酒吟茶。一个“吟”字，浓缩了酒文化和茶文化。“吟”是唱的意思。唱，就得讲究五音六律，抑扬顿挫，字雅音柔。用北京话说这是“慢功”。所以福建、广东人品茶又叫“功夫茶”。

有一次，我跟一位老先生聊起茶道。他问我知不知道“咬盏”？这个词儿还真把我问住了。

老先生给我解释了一番。饮茶讲究茶的汤色清澈，所以煮茶的时候要注意火候。一般是把茶叶放进盏里。盏是一种茶具，加上盖盖儿，然后用文火烹煮。茶汤煮开了，会腾起一层热气，继而茶汤翻滚，热气顶得盏盖上下翻动，却不溢出来，这就是“咬盏”。





按“茶道”的讲究，这时的茶汤最佳。宋代的梅尧臣有诗：“烹新斗硬要咬盏，不同饮酒争画蛇。”

饮茶是雅事，所以不能着急。北京人讲究沏茶，或说泡茶。老北京人泡茶一般用盖碗。斟茶、敬茶也有讲儿。通常以半杯为上礼，客人喝茶时，不能一饮而尽，得留一些。俗称“茶七酒八”。煮茶、沏茶、斟茶的讲儿就这么多，到了品茶这儿就更有学问了。

单说一个“品”字，古人品茶有“三品”、“七品”之说。唐代诗僧皎然有诗道品茶：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思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君莫知，世人饮酒多自欺。”唐代诗人卢仝在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的诗中说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

古人品茶讲究“三不”，也叫“三不点”：茶不新，泉不甘，器不洁，为一不；景色不好，为二不；品茶者缺乏教养，举止粗鲁，为三不。似乎只有“雾芽吸尽香龙脂，香尘散碧琉璃碗”，才能“玉川冰骨照人寒，瑟瑟祥风满眼前”。您说品茶之“细”，能细到什么份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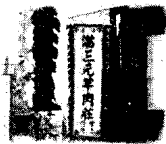
品茶的乐趣就在一个“细”字。再好的茶，拿大把儿缸子，用开水一“砸”，没等茶味浸透，一仰脖儿，咕咚咕咚灌进肚，也品不出茶的香味儿来。

当然这种喝茶法，只能说是解渴，谈不上品，自然也体会不到品茶的乐趣。

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喝茶的，透着一个“急”字。世风的浮躁之气，在饮茶上尽现其中。



由品茶，想到了写书或写文章。好茶不怕细品，好书也不怕细



读。

读书之法如品茶。有的人看一本书，如卢仝的饮茶七碗之说，看一遍不行，要看到第七遍，方觉“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

有的人看一本书，如同用大把儿缸子沏茶，仰脖咚咚咚，一目十行，或草草一翻，就算看完了。自然，品书如品茶，前提是书本身要好看，耐看。写书的人若是“大把儿缸子”的水平，您让人家怎么细品？细品什么？也许不细品倒好，越细品，越挨骂。

写书的人，必须心平气和，才能写出让人耐看的书。耐看，就是什么时候看都有味儿。如《红楼梦》，看五遍十遍都不为过。当然，愤怒出诗人。作者激情勃发，灵感突至，在此冲动下，也能写出好的作品，这又另当别论。

古人做文章讲究气。我理解，这个气，就是话的口气，或语气。看书，如同在听作者跟您讲述。有的人慢条斯理，有的人平心静气，有的人意味深长，有的人委婉流利，有的人矫揉造作，有的人大嗓门乱嚷嚷，有的人板着脸故作深沉，有的人豪情激昂，有的人飘逸自然。总之，这些您都能从文章或书中感觉到。所以，有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的说法。

毫无疑问，写文章或写书的最佳境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，不是假模假式地跟您装腔作势，也不是拧着眉毛跟您拍老腔儿，更不是挤眉弄眼地跟您没事儿逗贫。要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，那就必须把读者当您的知心朋友，跟他平心静气地坐下来，像品茶一样，跟您聊天，讲故事，说事儿。

我写了这么多文章，深深体会到，一个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。很多时候，一不留神就把读者当傻子，把自己当先生，居高临下了。其实，这世上谁比谁傻多少呀？

我忘了是哪个大文豪说过一句话：我平生追求的就是小说的叙述形式。他这真是经验谈。由此可知跟我有同感的还大有人在。



写文章或写书，还有重要一点是有味儿。做到文章有味儿那就更难了。我们说好茶不怕细品。品的是什么？是茶味儿！品书，当然也是品书的味道。

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书，但始终在板着脸跟人说话。他是先生，读者是学生。这种书，可能会让您得到一些知识，了解一些事理，但您却“品”不出味儿来。如同拿大把儿缸子喝茶，只管解渴，却晒摸不到茶味儿。所以书要写得有“味儿”是一个作家极难做到的。

我写文章或写书，一直在苦苦地追求着“京味儿”。以前写的文章不说，从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，粗粗算起来，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了。这二十五年中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动笔的，就是在追求或寻找着“京味儿”。但是，现在我自认为也只能算是“半瓶子醋”，功夫还没到家。

可见一个作家要做到书中有味儿，禁得住读者的细品，有多难吧！

老北京人把看戏叫“听戏”。很多外地人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把看戏叫听戏呢？我写的一部小说中用到了“听戏”这个词儿，那家出版社的编辑用很粗的红笔把“听”改成了“看”。二校的时候，我给改了回去。编辑又看到了这个字，他觉得很搓火，又给改成了“看”，并且在旁边写了一行字：世界上哪有听戏的？我不想因为一个字跟他掰扯，甚至红了脸，最后只好依了他。在这方面，我常常是失败者。

有一次，我的文章在某报上发表，文中有一个词儿：“这程子”。这是一个北京土语，到了编辑那儿给改成了“这阵子”。我说“这程子”放在文章里更有味儿，他却瞪了我一眼。

“程”的字义是里程、进程、日程、规程。“阵”的字义本来



是军队打仗时布置的局势，如阵线、阵营等等，后来引申为量词，表示事情或动作经过的段落。其实，“这程子”与“这阵子”的意思差不多，而“这程子”更口语化一些。这位咬文嚼字的编辑认死理儿，要出书就得是“这阵子”，“这程子”不灵。

其实，“看戏”和“听戏”虽然是一字之差，不但意义满拧，而且味儿也不一样。老北京人进戏园子，主要听唱，尤其是听京剧。一段“西皮”或“二黄”，老北京人坐在台底下，往往二目微闭，凝神危坐，轻轻地摇着脑袋，手跟着板眼在腿上拍着，有时嘴里也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哼着，碰上好角儿唱到妙处，会突然睁开眼，引丹田之气，叫一声好儿。这就是听戏的韵味儿。看戏则满不是这么回事儿，瞪着眼睛往台上看，能品出这种味道来吗？当然，真正的戏迷，从来也不“看”戏。我想那位愣要把“听戏”改成“看戏”的编辑不会知道“听戏”是怎么回事，当然，我不会怪他什么。

一本书里有没有“京味儿”，不完全在语言，而是在语感。我认为语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。有位读者说，看刘一达的文章，甭看作者的名字，看一个开头就知道是他写的。这就是语感的效果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说句糙话：只有在跟读者不装孙子的时候才能做到。但大多情况下，自己管不住或管不了自己的嘴和笔，所以难免不“那个”了。

四

“京味儿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境，这种心境可用八个字来概括：恬淡冲和，超脱通达。我说的不见得贴切，这八个字似乎能反映出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再细一点说，能反映出老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

2003年北京闹非典时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儿。一件事儿是，工厂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全城百姓出门戴口罩，有谁咳嗽一



声都会吓跑一片人的时候，我到一条街道去采访。说老实话，我的心也悬着呢，报纸电视上整天都报疫情的消息，谁不加着小心？人们都慌着神。但是，我走到一条胡同里，猛然看见树下，两个老人在悠闲地下着象棋，旁边还站着俩观战的。我的心为之一振。街面儿上非典、非典地闹得这么厉害，这几个北京人却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，神态那么自若，表情那么安静。我的心一下踏实下来，心里暗想，这就是北京人呀！

另一件事儿是，非典闹得正邪乎，我从电视里看到，王岐山临危受命，当了北京市的代市长。他到胡同去安抚老百姓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“官话”，冲着大爷大妈点点头：“甭怕，天塌不了，咱北京人什么事儿没见过呀！”

我看到这儿，不禁为这位代市长拍了巴掌。行！是咱北京人说的话！我当时断定王岐山是北京人。事后一了解，他果然是在甘家口一带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北京人。

这两件事儿，充分反映了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什么是“京味儿”？这就是“京味儿”。

“北京人什么没见过？”王岐山这句话真是点睛之笔，画出了北京人的神韵。北京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恬淡冲和，超脱通达，就因为见过的事儿多了，把许多事儿都看明白了。自然，把事情一下看透了，容易通脱，但温厚的北京人也容易保守和自我封闭。北京人二两酒下肚，也有豪情满怀、忘乎所以、指点江山的气魄，但睡一宿觉就明白过来，当皇上都不如当草民自由自在。这么一想还有什么进取心呢？北京人碰到什么事，常常把嘴一咧：“嗐！”这声“嗐”的潜台词是：不就那么回子事儿吗？有什么呀！外地人说北京人关心政治，三句话不离政局，但北京人多是评论家，真当官的不多。北京人爱听戏，您让他评论哪个角儿，他说得头头是道。真让他上台唱一出，他就不是他了。按说北京应该是出大官的地方，但北京人把什么都看透了：当了官又能怎么样？这么一想，也就不去奔了。北



京建都八百五十年了，历史上还没出过状元，对北京人来说，当到王岐山现在的爵儿都算是大的了。

北京人的这些性格特点，必须得慢慢品，细品才有味儿。如同一个外地人到北京的小胡同一看，哎呀，北京怎这么破呀，这些破胡同早就该拆。其实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，一个人不在北京住上三年五载，是很难品出“京味儿”来的。

五

给书起名儿是非常费神的事儿，既然是“京味儿系列”，书名就应该有味儿。不瞒您说，现在的书名儿是我苦思冥想了一个月，最后跟一位老北京人喝了二两酒后，从脑子里蹦出来的。《老根儿人家》《老铺底子》《有鼻子有眼儿》可以说都是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，但是它禁哂摸。也只有哂摸，才知道“老根儿人家”、“老铺底子”、“有鼻子有眼儿”是怎么回事儿。

也许我写的书有些土，但土不见得不值钱。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北京的家具流行大衣柜和电镀折椅，还有折叠圆桌。当时买这几样得要票。小两口儿结婚，单位才发一张大衣柜票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们家该算是“老根儿人家”，祖辈留下不少老式家具。他结婚的时候，领到一张大衣柜票。哈，当时真是欣喜若狂！为了在家里摆这大衣柜，只好得把那些老式家具处理掉。他当时认为这些老家具太土，土得碍眼，于是蹬着三轮车，把他爷爷留下来的大板柜、圆桌、条案都送到了信托商店。

那会儿，北京的信托商店收这些旧东西，十多件老家具才卖了五十多块钱。他挺高兴，用这钱买了大衣柜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。这些新式家具他看了是那么喜欢，逢人就夸。

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那大衣柜早就“哗啦啦”了，电镀折椅也锈迹斑斑，让他当垃圾扔了。当然即便是不“哗啦啦”，这些东西也早过时了。



突然有一天，他在拍卖公司的图录上，一眼认出被他卖掉的他爷爷留下来的圆桌和条案。那个条案是地道的紫檀，专家鉴定后，认定是清中期的玩艺儿，拍卖价是四十多万元。他看了后，差点儿没背过气去。

后面的故事我不说，您也会知道，这就是土玩艺儿和那些新玩艺儿的价值。

“老根儿人家”和“老铺底子”是不是“有鼻子有眼儿”呢？我不想在这儿多说了，还是开篇那句话：好茶不怕细品，好茶就得细品，但愿您能从书中品出“京味儿”来。当您“咬盏”的时候，别忘了品茶的“三品”、“七品”之说。

是为序。

刘 - 达



2003年12月12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

写在前面

说说“老铺底子”

老铺底子，一个地道的老北京土词儿。老铺才有底子。什么底子？反正不是锅底。底子，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

底子，实际上是基础的意思。北京人管家里有钱或曾经有过钱，叫有家底儿。

1956年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公私合营，当时的国策是消灭私有制。对原来私人开的买卖实行清产核资，按一定的资产划定阶级成分。资本多的划为资本家，资本少的划为小业主。这些买卖铺子带着核定的资产进入国营企业，开买卖的便成了企业职工。但有一部分少爷秧子，划定成分后，不愿意进国企当工人，这些人便成了无业者。

当时，这种无业者不少。公私合营后，不准个人开买卖了，自己又没职业，靠什么吃饭？靠什么养家呢？只能靠吃家底儿。有的人家底儿厚实，虽然没工作，照样儿吃香的喝辣的。

我有一个“发小儿”，他爷爷在前门外有四个铺子，在西单也有一两家买卖。老爷子临死前，他爸爸和几个叔叔分了家。因为有他爷爷打下的厚底儿，他爸爸一直没工作。





我小的时候，看他爸爸除了打牌、遛鸟儿，就是喝酒、聊天儿。但我这个“发小儿”哥儿四个，一个个穿戴整齐，吃得也不赖，日子过得挺舒坦。即便是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，他们家也比一般人家过得好。其实，吃的都是家底儿。

我的“发小儿”告诉我，他爸爸三天两头去信托商店，今儿卖一件座钟，明儿卖一件老“皮猴儿”（一种冬天穿的皮衣）。总之，靠吃这些家底儿，他们家的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，而且一个个都挺体面。

这是我对家底儿最初的印象。我当时想，他们家怎么吃不穷呢？也许是家底儿太厚了吧？

铺底子跟货底子是两回事儿，跟家底儿也不是一个概念。货底子和家底儿是真有货，看得见摸得着。铺底子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是无形资产。

您要想知道什么是老铺底子，听我给您讲个故事。

这是真事儿。“5·19”事件，您知道吧？说这话有十多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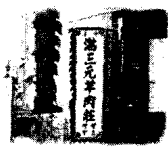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晚上，香港足球队跟国家足球队在工人体育场，争夺进入世界杯的入场券。谁赢了，算是半条腿进了世界杯赛场；谁输了，就一点戏都没了。两个足球队真刀真枪地玩了命。

自然，凭实力，中国队占优，香港队弱一点儿。但足球这东西是圆的，足球场上什么事儿都能发生。谁也不能否认，踢足球有时也讲运气。运气好，看着进不去的球，它也往门里出溜；运气不好，球撞门框也不往门里走，没辙。

5月19日那天晚上，中国队就不走运，愣0比2输给了香港队，结果上万球迷在球场上闹了起来。

输的那方，自然要挨骂，急了眼的球迷就差拿运动员的脑袋当了足球。

赢的那方，滋味儿也不好受，来时坐的大轿子车差点儿没让球迷给报了销。在工人体育场折腾到夜里十一点多了，香港队员才得以离开。



事先国家体委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庄订了几桌酒席。甭管输赢，体委的官员都在这儿请香港队吃顿饭。

那边踢着球，这边备着菜，按正常比赛的钟点儿，怎么着球员们晚上十点钟也到了。仿膳这边知道宴请香港球员，上下动员，一起上阵，老早就把席面儿布置好了。灶上的师傅们也把红案的菜备齐，只要客人一到，立马儿上灶抡炒勺。

等到十点半，还不见客人来。仿膳这边儿着了急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方知球场正闹事儿。

体委的官员说，这顿酒席一定要开，多晚也要等。仿膳这边只好待命。

十一点多了，终于听到了脚步声。只见香港队球员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进了饭庄，一脸疲惫不堪之相。

看得出来，这些人熬到这会儿，一点儿胃口都没了，恨不能马上洗洗睡了。

陪同前来的体委官员强颜作笑，不停地安抚众人。谁都知道此时此刻，一顿体面的晚宴对于主客来说是多么提神的事儿。

仿膳的老经理庞长红里里外外满张罗。

体委的官员对老庞说：“今儿晚上就看您的了。您能不能给北京人挽回点儿面子来？”

老庞会意地笑道：“什么时候上菜，您说话。”

体委官员说：“我先简单讲两句慰问的话，您听我讲完，就开始上菜。”“好，就听您的了。”老庞点了点头。

体委官员长话短说，老庞听他的话讲完，立刻招呼服务员上菜。

一道，两道，上到第三道菜，还没等球员们动筷子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大厅里的灯突然全灭了。

众人一下慌了神儿。您想在这种时候，灭灯意味着什么，甭用我多说了。

老庞赶紧奔了后厨，一看后厨也没了亮儿。



开始以为是跳闸，电工说不是，一打电话才知是拉闸限电。

您说这事儿有多寸吧？体委官员急得抓耳挠腮，香港队的球员一个个也心神不安，只有老庞还沉得住气。

“老庞，怎么办呀？您快想辙吧。”体委官员说。

只见他把服务员全叫过来，吩咐道：“赶紧挨桌点蜡烛！”

蜡烛点上了，老庞大模大样儿地走进大堂，对香港球员深施一礼，然后笑着说道：“尊敬的来宾，尊敬的香港足球队运动员，我们仿膳饭庄全体员工得知你们今晚取得了比赛的胜利，向你们表示祝贺，为你们高兴。本来我们是按一般规格来款待你们的。现在我们临时决定用最高规格的接待标准请你们就餐，这就是烛光晚宴。要知道早先只有故宫里的皇上才享受这样的待遇。”

这番话，像缕缕春风，顿时吹走了香港球员脸上的阴云。大堂里立刻响起掌声，气氛一下活跃起来。

“烛光晚宴”让香港球员心里的晦气一扫而光。

当年从老铺子学徒出身的庞长红，在关键时刻，露了一手儿，化窘为乐……

这就是老铺底子！

您还想知道老铺底子的故事，我这儿甬闲打牙了，您往下翻书细品就明白了。

刘 - 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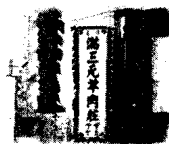
2003年12月12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本书部分照片由书中介绍人物本人提供，部分照片和插图由王兰顺、赵德春、刘达华、陈跃、穆景林、马海方等提供。

还有部分照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四合院》《北京胡同》《旧京史照》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》《北京》等书籍。

在此一并致谢！



目 录

物

抢救“宣南文化”3

把一口古钟给糟践了3

说说老北京的大前门4

明朝的前门大街很宽7

前门大街一分为三9

老字号店铺云集之地11

华

如何拯救大栅栏14

积淀丰厚的“宣南文化”16

怎么给“商脉”整容17

一个平头百姓的大胆设想19

天

想起了梁思成21

为拆牌楼哭了24

给后人留点东西吧27

当代“驻京办”与老北京会馆28

宝

十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28

“驻京办”的角色29

“驻京办”的“陈八两”31

劳神的“闲差”32